



詩

流水姻緣不久長

長懷恐懼

臥孤床

床空夢醒妖推枕

枕冷魂飛

月滿窓

窓外操戈誰用意

意中驚戰自推詳

曰

詳情度理難究竟

究把書房作病房

衆長工佃戶解勸着蒼頭出了果木園又到了班房內蒼  
 頭說適才掩埋了延壽的尸骸多虧了大家鼎力本當  
 備酒酌勞無奈此時公子現在染病今早看他那個光  
 景並不是浮灾浮病形消骨瘦精神短少活像是中



了那魔外祟的一般你等方才說的那箇王半仙雖然  
能以除妖治病也必須稟明了公子然後竭誠去請方妙  
你等在此少待我進去通知公子

說了話

為的蒼頭離坐位

他把那

痛思兒淚滾乾

出了班房進書院

先使兒後把簾掀

見公子

仍然上合衣光臥

昏沉沉病懨懨

這般光景真难看

能幾日

作畏的身軀似鬼一般

老蒼頭

點點頭兒一聲噴嘆

打心里

直到鼻中一陣酸

不由的

老眼泪流如泉湧

呼了一聲公  
子叫了一聲

着驚子驚醒了夢

打量是

小姐前來好喜歡

掙身來把衣襟掩

染病兒代着笑顏

向蒼頭

深打一躬呼小姐

老蒼頭笑又可憐

大嚷道

相請看是老奴才

什麼小姐

敢到的書房裡邊

病公子

這才着意留神看

自己錯後悔失言

欲待口也难更變

急的他

病容兒  
加上羞慚

無奈何

恨着心腸不認錯

幫 腮 子古起咬牙関

拿出那

慣 狡生的公子派

頃刻間

作 裝腔弄的疑酸

賭氣子

坐在那太師椅上

抖精神

使性 威有好几番  
子發

大嚷道

倚老賣老太無理

別當我

染病 的身軀過於好纏

周公子孽病纏身精神短少錯把蒼頭當作子胡家小姐  
自悔失言不思已錯反到羞恼成怒忝着臉倒已蒼頭箇  
雷頭風心裡恐怕蒼頭的嘴直戳他的真病故此反到生起

氣來拿話把他烹回去使他不能開口也就把方才的這箇  
錯光遮掩過去了誰知老蒼頭那為主之心棒打不回見他

裝腔使子性更不理諭仍然是正言厲色的說道老奴特來  
稟知公子適才率領衆人園中去捉妖怪不見踪影却搜

着了延壽的血衣鞋襪果然被妖怪吃了也是老奴命該  
絕嗣把他的骨殖掩埋園內急急前來看視公子果然公  
子這病是妖精纏繞的迷亂魔亂的竟將老奴以小姐呼之  
机関已被老奴忝破何不明言始末咱這迎觀中有箇真人

王半仙善能調理沉疴軀除邪祟老奴去把他請來必有靈

驗周公子听得此言這一驚吃的真真不小

聞此話

子公吃驚顏色改變

多情的內好為難

若依他

果然聘妖的老道請這捉

那就是

生散的拆了好姻緣

他必定

畫符念咒扎罡步斗

不分晝夜鬧箇馬仰人翻

明燈燭支着精兒熬夜

胡小姐

搵是妖精也難到此間

什麼是

為我治病分明是給我添病

要把我這勞病身軀更為加氣傷寒

捉妖故懸虛的很

這樣事

可不听他開不的端

思量了半晌翻了臉

眼望着蒼頭髮下冲了冠

用手指

你在我家好几輩

難道是

老規矩兒記不全

上輩子

多早晚捉妖的事兒有過

憑着你

先生非造作謠言

若不是年知脾味你我多

剪真的

我年睛着青拿着我冤

若論你

的經又多見的又廣

那里有

賣當的呼作半仙接局

我若是

一軟一耳朶听了你的話

也不過

遭塌些老輩子遺留銀子錢

老蒼頭本是眼見的寔事而況且方才果木園中延壽的  
血衣白骨又是衆目所覩心里是一團治病捉妖的好意叻  
了他這一派迷心之論誰則是偏向護短却又是當家立己  
不信邪的堂堂正論老蒼頭也覺着難以合他分爭办別  
委屈着那為主的忠心勉強說道既是公子見識高明  
光明正大總有妖邪諒也不敢侵犯公子這樣的正人君子  
還是老奴才年殘昏憤失於檢点待老奴先去到前边將  
衆長工佃戶分付他們各自散去厨下給公子或是沒淡的  
煎点湯兒或是濃濃的熬点粥兒公子也要步微微的進  
点慢慢的將養着病症自然痊愈蒼頭說罢即便抽身  
往外边去了這里周公子想方才夢里失言机関被他識  
破虧得我一片巧言花語好不容易才把這箇討厭的老糟  
瘟硬着我的臉忍着我的心輕輕的打發開了

瞞心漢

從來大概都如此

因護短

不把情寔肺腑言

只顧一時擔過去

不承望

竟把関心的大事耽

周公子

發付蒼頭外面去

心中盤算也發煩

好端端

一個似玉如花女

說他是

作的妖精太不堪

硬說是

吃了他家的延壽

據我睇來未必然

別說是

他吃了活人一個

就是那

岔眼的東西叫 他因也难

我如今

耳朵里灌 証的話

專等着

紅日西垂到晚間

胡小來細把他問

他若要

果然精必對我言

我與他

露水情勝如結髮

他怎肯

咬定牙關把我瞞

總然他是真妖怪

又何妨

急發付叫他轉回

到如今

當說開好離好散

不算我

心耳軟听信傍言

周公子心中算計胡小姐是一個千姣百媚的小姐何能把延壽吃

了這一定是他們見我面代病形容顏憔悴特意的恐赫於我

待等晚間胡小姐到來親自細問倘然真是妖怪何妨善善的

發付了他我再慢慢的保養身體豈有無緣无故污陷他是妖

精的道理仍就是躺在床上頭合衣而卧老蒼頭忙忙的那崇惑

恐怕驅除你等各自歸家吃畢早飯到地之中各作各自的活

計刀杖烏槍等件俱各留在此處待等晚來時大眾俱已到  
此大家商議背公子捉拿妖怪

大家散 一齊出了周宅內 亂亂紛紛各自歸家

老蒼頭 耽驚怕 這樁事

把難殺 囚公子 身長大

外務事 破身家 所以才

苦勸他 誰知道以大欺小從上往下壓

眼睜睜 病勢大 平白日

說胡話 尊小姐 為什麼

你叫我怎麼好点着地方辨証他 因喪了

老當家 眼珠兒 就是他

人大了 心也大 使性子

把怒發 拿着我 當犬馬

幾乎的 開口罵 你把我

這受委曲的奴才往苦遭塌 我欲待

把手撒 不當這 老管家



里外事

全撒下

把親的

飯碗拿

免耽憂

免牽累

圖清閑

圖蕭洒

就只是九泉下有什麼臉面去見老當家

還得把

主意打

除妖怪

救冤家

商量個

妥當法

今夜晚

防備下

諒妖怪

豈肯罷

必還來

魔戀他

命衆人冒猛的出來把怪物拿

老蒼頭又把主意安排定

可憐他

為主的忠心搥累不乏

挨磨了一日怡至黃昏那些步長工佃戶俱已到齊蒼頭說你等

衆人今晚分作兩班前夜巡更的到後夜睡覺後夜巡更的前

夜睡覺務必留神在意捉住妖精衆人聞訖箇箇尊令前

半夜的先去巡更箇箇手中還拿着器械約畧有二鼓將

盡的時後玉面狐從洞中架起妖雲又來纏魔周家公子剛

至周宅往下一看只見今夜與往夜大不相同往常夜里處處  
是滅燭息夜鴉沒鵲淨今日不但明灯燭燭而且許多人  
喝号提鈴手中還拿着器械妖狐暗暗冷笑說周信我把  
你這無義之徒不知死的冤家你仙姑的本領且漫說這几  
箇怯子条倭小子就是萬馬千軍又何足為惧本當追了  
這些人的性命奈因家奴犯罪罪歸家主我且先把這些無  
用益的笨漢打發開到書房去問周信看他將何言答對狐  
精把丹田運動把一張吐出了千年修煉成的一粒金丹隨

風便長頃刻間猶如元宵節的綉球灯相似妖精吐在周公  
子院中衆更夫一箇箇吃驚詫異

真奇怪

一粒金丹吐在當院

妖的修煉好躑躅

煉他時

工夫到

護狐身

無價寶

月色侵

日光照

清風吹

仙露泡

他本是狐仙的腹内天產的靈苗

炮製他

費材料

龍腦香

靈芝草

牛中黃

犬中寶

虎豹筋

麟鳳爪

蝎子鬚

長虫脚

雄鸡蛋

母狗腰

把那無明火洩透了灰漫漫的熬

按甲子

輪迴妙

合天机

通人道

取陰陽

二氣調

六十年來才煉他一遭

磨煉的

紅色姣

如米粒

似胡椒

或者大

或者小

血点一般有萬丈光毫

這便是

妖狐作耗防身寶

唬的那

巡更的人人箇箇發毛

妖狐吐出了一粒金丹在周宅中的當院裡乱滾唬的那些長

工佃戶一箇箇藏的藏躲的躲奔騰四散雲端裏的玉面狐不

由的心中大笑說這些個無用的東西不濟事的囊胞蠢漢

見了一丸子藥就唬的屁滾尿流躲藏的無踪無影還想

着要得罪於我真真的可笑可恨越着院內無人按落妖雲  
收了丹藥仍變作胡家小姐輕輕的來到書房門外低声問  
道相公可曾安寢裡邊的周公子听得胡小姐的聲音連忙的下  
了床將門開放將妖狐讓進書房坐下公子說屢蒙小姐夜夜光  
降辛苦跋涉小生感之不盡但學生這几日神疲體倦骨軟筋  
酥乞小姐暫回貴府寬限小生將息几日待等賤體稍愈再為  
造府相請妖狐聞听十分心中不悅暗自含恨這厮死在眼前  
尚要逃生如何能毅

心中恨

斷義的書生真薄性

半途而廢這等的寡情

既然你

入我玄中難逃命

仙姑豈肯勞而無功

借你的幫扶成我的大道

金丹九轉在眼然中

一旦之間心改變

惜你的性命破我的修行

而且你更無情義

弄夢個

長工笨漢滿院里巡更

我仍舊

悅色合容來試探你

你說出

無情義的言辭大不受听

定是你

听傍言安了歹意

你把我

果然認作是妖精

我便是妖精便怎麼樣

好相公

你逃不出妖精的圈套中

想罷時

假意含春呼公子

你這病是因  
我攪擾的不  
安寧

你吮之言便當速退

但只是

深更  
半夜我的步難行

且容我

暫在書房歇息一夜

到明早

即便就歸  
家整理我的女工

從此後

收了我這  
愛親憐才這心性

再不來攪擾相公

玉面狐

故意嬌十分  
恹恹十分恹切

周公子

分外的吃驚打那心裡是疼

周公子見妖狐話未說完那兩箇眼圈兒一紅泪如泉湧堵氣  
喉嚨咽咽的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只剩下咄咄嗒嗒的扒扶在書案

上周公子的心中千般憐惜萬種悲傷似這等多情的女子未

曾受過人的逆耳之言小生畧說几句便如此的氣若真是閨中

之綉女絕代之佳人為什麼蒼頭與眾人等說他是妖精怪物

真正豈有此理幸虧胡小姐不知把他當作妖精看待倘然要是

稍有知覺一定是尋死覓活豈不斷送了佳人的性命周公子

事到情急關心甚切就忘了悄悄的說話扎掙着代病的身軀

用手把桌案一拍大声的說道我那知心的小姐快些醒來醒來想

不到公子情急声喊驚動了外面那些巡更的笨漢被火球唬

跑了的長工說你們听听書房嚷起來了說是有什麼小姐了有  
那胆子大的說咱們且不要大驚小怪的是驚走了妖魔有許  
多的不便不如先到外面報與蒼頭看他有什麼主見

商議罷

長梢到了班房內

見蒼頭獨坐含燈  
悲對着一盞孤

後夜的更夫全睡都

一箇箇

橫躺豎卧打呼聲

這長工

暗向蒼頭  
說你老還沒有睡

方才有

一樁怪事在咱們院中

從空中

墜一物真稀罕

起風飄蕩蕩像箇火

輾轉間

隨風而變往大里長

圓如紅日亮如燈

就地亂滾捉不住

頃刻之間無影形

回來時

不的工夫書房內

只得听

很大的聲音是咱家的相公

連連的大嚷呼小姐

想必是

妖精到此在房中

我眾人

不敢自專來回稟

今夜晚

大家一鼓可成功

蒼頭聞听連摆手

悄言机密莫高声

悄悄的

站起身來輕呼喚

喚醒了

後夜巡更的眾長工

一把器械都拿起

人人歡卡抖威風

蒼頭悄語說須机密

若要是

驚走了妖精就悞了事情

蒼頭說妖怪現在書房里面咱們大家千萬不可驚走於他大家悄悄的把書房前後圍住諒妖精挺有神通冷不防豈能逃遁大家尊令來到書房果然團團圍住里面的公子與妖狐正在一箇粧哭一箇感情的時節並不論外邊有人防範公子說小姐非是我學生斷情薄幸實因這几日身疲力倦氣短神虛十分的支持若有半字虛言天誅地滅萬望小姐諒之妖狐說我乃名門閨女偶感人才恩義不顧從

前閨訓而貪你我牽連指望終身厮守誰知中道猜疑公子雖非狂直匪人大失我之所望然白頭之嘆應不免也說罷復又爬伏在桌案之上仍就的抽上嗒上的哭起來了周公子急的手足無措輕推桌案說小姐且莫傷心恕我學生不能奉陪之罪倘然小姐哭捐了香軀豈不是我學生罪上加罪

窻兒內

書生再的培不是

窻兒外

想不到蒼頭率眾窺聽

蒼頭悄悄告訴大眾

這妖精

如今現在公子的房中

你我等

細細聽上是不是

偕公子

再的三哀告那妖精

你我錯中將他候

直等到

黎明鷄叫紅日東升

天明時妖精必然走

出門時

大概難以隱身形

你們等

見一點兒

動靜就用槍打

務必要

留心仔細把心精

眾人個上聽吩咐

好一似

暗地裡埋伏有**用的兵**

掩旗息鼓不敢動

專等一戰好成功

書房的精與公子

並不曾安

曾吹灯

周公子病

體難支心中愧

少不得

合衣

而卧

免不鬆

玉面狐

心中自知的病重

總然要

苦

上的纏他

不行

他二人

相對

無言的

一夜

不覺

得啼天色明

妖精

辭別了周公子

出了書房到院中

蒼頭率眾都看見

原來是

千姣百媚的**美貌妖精**

蒼頭吩咐挈槍打

答應的工愧火繩



駐 狐媚猖狂

庄丁雖衆不能降

神鎗空自响恍惹

雲 輕搔癢啖

妖氛不可當

無限机関話許多伎倆

飛 因此上搜請真人降下方

曙色才明門声微响蒼頭與長工佃戶等留神細看從書房

內出來了一個女子柳腰慢摆金蓮動款蒼頭說招呼大衆

說道是你們快些動手捉拿妖怪玉面狐早已知道外邊預

備下許多的人捉他特意的走到院中不慌不忙端然不動吐

出那燕語鶯声說你們這些無知笨漢莽撞的村夫一箇箇

橫攔去路撒野逞強是何道理口中說着話那眼珠兜往四下  
里亂轉倒像是恐怕圍着他的人多勢衆或者是冒冒失失  
的傷碍着他因此上查柴相似看了這一箇長工又看那個佃  
戶這便是妖狐的媚氣放將出來能叫人那怕銅打的金剛鐵  
羅漢也要賄他且慢說是這幾個沒見過識面的長工佃戶就  
是大羅神仙也能鼓迷住他的元真本性此時衆笨漢見了這  
光景人人骨軟箇箇魂消

書房外

妖狐款動迷人的術

管教那

動的人箇箇癡

則見他轉神光露  
秋波宛

顯出了

令人喜愛美風姿

都把那

捉妖驅怪的雄心退去

反添上

護愛憐惜許多意思

天底下

有那樣精邪怪

分明是

媳孀娘妙不可提  
的姑

別是鎗刀與棍棒

就是那

一個哈什也禁不的

大料他

三餐茶飯也不過一點

硬說他

活活壽被他吃

也莫怪

我家公子常留戀

似這等

郎才女貌狠相宜

偏偏的

造作 謠言 說他是妖怪

怪也有是 認然是妖 夢意思

我眾人

就是亡 命之徒 潑皮光棍

斷不能

軟 壓 這樣的女花枝

眾長工

占了那妖狐 的媚氣人 人心軟

一旁里

為主 的蒼 頭心里是急

見眾人

不但箇箇不動手

而且是

向着他發戾兩眼直

老蒼頭原指望看眾長工佃戶捉拿妖怪誰知道大家中了狐狸的媚氣再無有人爭論動手的心腸蒼頭是為主的忠心端嚴正直總有邪魔的妖氣再也不能沾染俗語說邪不能侵正

真真的有理老蒼頭心內着急口中亂嚷道你們這些人難道

不是來幫着我捉妖來了麼竟是幫着發楞來了呢眾人說

妖怪現在那里蒼頭說你們眼睛直聽着的便是妖怪大家說

這一位姑娘便是妖怪難為你老人家也說的出口來玉面狐得了

眾人的口氣放出了那潑刁的模樣登時間柳眉直豎杏眼圓

睜說你們這些無知俗子肉眼凡夫冲撞仙姑都有殺身之禍我

非別者乃是上界九天元女玉面仙姑與你家相公有宿世奇緣

故此常來相會你等再若癡迷不醒背逆天机管教尔等無死

葬身之地寔是在是愚民好哄這步長工佃戶一箇箇面面相觀  
的一齊說道我們說不是妖精果然是打天上下來的神女只有  
老蒼頭心下着急說你等休信妖言快與我打罢

眾庄漢

听信了妖言仍然的不動

着了急的蒼頭眼似黎鷄

一傍稍長大漢

手拿看

下上了錢糧的飽鎗一支

老蒼頭

批奪過把苗頭對

火繩一按就勾上了机

五面見動了神器

這傢伙

雖是完物恰似雷劈

有道行也难禁架

少不得

將一掙躲避的急

老蒼頭

端着鎗拉着大錢糧出去

一声响

這子黑烟比箭直

妖狐蹂脚騰空起

打倒了

對的磚牆多半披

這一鎗

驚醒了長工與佃戶

人人是

冷机伶把涼氣吸

大反把蒼頭怒

乱嚷道

你人家過於冒失

放着妖精你不打

把牆是遭塌東西

只顧你

無緣無故把烏鎗放

我們德

揀磚挑水再和泥

半虚空

玉面狐精哈哈笑

這步人

不是酒顛一定是氣迷

這若不是玉面狐躲的急快老蒼頭這一鎗要招呼上別說是狐  
精稱為玉面就是重羅面也打他一個燒糊了的饅子一般還代一  
箇窩窩頭兒似的窟窿什麼緣故呢鎗炮都是神器為犯禁  
的東西狐精雖是躲過心中到底是害怕在半虛空中故意的  
說夢朗言大話你這些痴迷不醒的愚魯村夫竟敢用鎗要傷  
仙姑的聖駕仙姑一怒管叫你等人人廢命個個頃生家宅亂亂  
鷄犬不寧那時節方知仙姑的手段了說罷將一條手帕向空中  
一抖化作了一道漢白玉的長橋上連雲漢眼睜睜的都瞞着他一

步步的昇天去了

活眼見

妖狐慢慢昇天去

只剩下

一長橋有萬丈餘 精靈變化真奇妙 就便是

魯班的手  
殺也不能

這樣的急

彷彿是

上天梯

一蹬蹬

階台石

一步步

分層次

兩傍邊

欄杆密

直通霄漢與天齊

一根根

漢白玉

石匠鑿

玲瓏體

論雕工

好手藝

有稜角

真精細

不亞如

頭髮絲

按神情

刻毛羽

欄杆上按着對師排開太師少

倆牌樓

高挑脊

安穩獸

有体式

燕兜窩

雲兜密

鉄線蒙

層層細

燈籠錦

若累絲

彷彿是

鉄爪籬

攔簷下的飛禽不能住居

匾額上

銷金字

高結在

雲端裡

看不真

什麼語

遥望着金的華燦爛的光漆

衆人都把長橋看

真正是

妖精的神通教人盡迷

從古以來就有那金殿銀台蜃樓海市雖有幻景却定是無奈

癡人不知其中的道理竟把弄妖術的狐精認作了降九塵的仙

子眼睛着一道不知里數的橋梁頃刻間化為白雲一縷被風吹

得一段段的白練轉眼間踪影全無還只剩下了先天化日衆長

工個戶一齊瞞怨蒼頭得罪了神女定有災殃蒼頭是箇忠梗正

直之人到此時也覺着有口難分訴無賴不成詞大聲的說道你  
們看着他是妖怪他是神仙大家說他是千真萬真的神仙衆  
目所觀人所共見從天上降下一道天橋接引他往天上去了頃  
刻間橋也沒了神仙也昇天去了便是大事全完神仙也不降妖  
怪了你偏說是妖怪你就一箇人兇捉拿妖怪罷我們斷不能幫  
着你逆天而行咱們散了罷眊着他老天巴地的鬧罷又一個說  
有的是烏鎗叫他老人家愛打妖狐吓愛打神仙吓隨他去罷又  
一個說道咱們這一個老當家老督管也並不打別的竟為打牆  
方才打我手里奪過鎗去撲通的一聲就把一堵牆乖打倒了  
就這麼由着他老人家亂打起來愁着他還不把這一所兇周家  
的住宅拆了嗎只可以由着他鬧罷

這片話

真是愚民  
心中的識見

覺手  
理又有意思

便就說一所宅子  
拆了這

俗語言

天有大漢頂着呢  
塌

他本是

管理  
家務周宅的督

咱何必叫他嗔斥

不如抖手散了罷

各保  
身家到是便宜

衆人個個將頭点

甩手  
出門

都把那

捉妖  
的傢伙扔了一地

只剩下

年老的  
蒼頭干  
聽着心急

捻然要  
分辨是  
法不責衆

少不得

慢慢  
地上拾掇東西

拾起了

線鎗單刀水火棍

火繩未滅拿水漆

不多  
一時都收拾起

及累的

吁吁氣喘漢淋漓

老蒼頭

真正有冤沒處訴

自嘆道

累了  
我箇勢不有餘

忽然間

想起半仙玉道士

他是箇

有道行的  
高人  
救難解急

我何不

頂禮竭誠把他請

到這里

修行的  
慧眼一看便知

或  
是神仙或是妖怪

全憑他

妙語真言  
点醒了癡迷



西

世上癡人如夢

邪言入耳偏听

道人稱是假仙翁

江

抹画神符無用

一旦逢人聘請

原来百無一能

月

真人反倒怕妖精

令人可笑可痛

老蒼頭到了此時也就不去回稟公子獨自一人親往迎喜觀去聘請  
半仙王道士去了那玉面仙姑躲過了烏鎗用障眼法兜变化通天  
橋九人瞞着他是上天去了其實却是他躲閃神鎗暗含着逃  
走再者還有一樣兒好處從此以後由着他現形作怪可就永遠  
沒有人拿鎗打他妖精的本領令人不測他在半虛空中收了手

怕回歸他的洞府群狐都來參見洞主一齊吃驚問道仙姑今日回來為何雲鬢散亂粉漢沾濡滿面有驚疑不定之色顛奪展轉之容莫非太道將成有什麼中途變更之事麼妖狐說你等猜的不差只因我吃延壽微微的露了些形跡被周家的這一箇蒼頭老奴才聚集了許多的笨漢手持器械巡邏防守今早被這廝施放神鎗險些兒傷着我的身體衆狐媚聞說你等奴才甚是可惡斷斷不可與他善罷干休玉面狐說借不干休如今是他不善罷他親自向逆禧觀去聘請王半仙前來捉我

群狐笑

休提画符的王道士

何足為惧請放心

這個人

起先原是個無二鬼

自幼兒

吃喝嫖賭不成人

一分家私花沒了

氣死了親母親  
生身父

並無手藝與本領

全凭着

賣接局忽弄俊人

把式代着賣膏藥

攤梨膏

代西遊克猴兒孫

哈哈腔裏面他也混

招兒去丑會開根

背個箱子能趕廟

麻箍鉄

首飾簪環亞賽銀

青皮子

硬說 是西洋呂宋果

粘糕丸

賣假藥賺些錢文

燈術代演八仙課

灌了鉛的竹沉棍兒腦灰兒

燈節那般子寶必開

張天轉

永遠仗着那根針贏錢

街面上

所有的生意全訛了

他把那

辯子一盤入了空門

如今現在迺禧觀

開方子治病代着扎針

画符念咒全不會

由着性兒胡說滿口

裏混噴

仙姑不必拿他介意

他是箇

無耻無羞的生意人

玉面狐說爾等有所不知這王老道雖不足惧只為他的師傅是

八洞的大羅神仙非同小可此人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

戲牡丹傳為美事度楊柳收作門徒岳陽樓重遊人世三醉掃

花雖是愚婦頑童都知道洞賓的名號倘若傷碍了他的徒門他

若不依動起嗔斥來諒你我必不是他的敵手所以我方才驚慌

失色正是惧怕此人群狐說仙姑那呂洞賓挺有本領大概單絲

不線孤樹不林借洞中現有我等大家齊心努力雖不能關的

那地覆天翻也可以翻江攪海一任他是個大羅神仙要降伏我

等大概費事何況又有仙姑的無窮的法術有本領的神通俗

語兒說的好寧打金鍾一下不打鏡鼓三千若能勾把洞賓的

道術破了咱們的教中還敢正眼兒來看借你我

真氣忿

你我語精邪輩

調着洞主妖氣氛

玉面狐

當時那騎虎勢

若要是

不惹對不起人

咬牙関

柳眉把妖心橫定

捨着我

道術往他拚一拚

你們等

必莫違我的號令

一齊去

先到周宅隱住了身

細听我

呼哨一声齊現像

務必要

都像我的我的衣襟

王道士

他若逞強來捉我

咱一齊

動將他款款的擒

輕輕他打一頓

給他箇

沒臉的營一個人

他必定

四山把他師傅我

借大眾

等候師傅呂洞賓

待等他來對了面

且看他

出口言武論那文

他若是

善為說詞咱就退

倘若是

面反無情必要動真

那時節

誰也不能將誰讓

要你們

小心依依着意留神

玉面狐囑咐群狐已畢大家急速整頓陸續着駕起狐雲都

往周家與妖作怪而來這些群小狐媚雖不是得了大道的魍魎也算是成了氣候的妖怪一個個都有掉號也不過是天馬真人混欺妃子烏雲狗的黃巾力士金銀挺的大力將軍倭刀腿稱嶽法仙姑烙鉄印稱遮寒聖母瓜仁兜仙慣使飛抓青顏子善能攘土這些狐精還統領着些野獾狼子滅狗寒羊一齊來到

了周宅用隱法兜遮住原身躲藏在幽暗避靜之處專等着捉拿畫符的半仙王道士他果然每日在迎禧觀廟門以外放着一張桌子畫符念咒賣藥開方招的那些懵懂愚民裡三層外三

層擁擠不動團團的將他圍住

迎禧觀

生意興隆的王老道

左右居民箇箇都信服

假粧着真人不漏像

常常的

拉粧啞行笑又哭

廟門前

大松樹

密陰濃

日光不入

當地下

把兜舖

倚蒲團

扔繩拂

這個兜

真燕孤兜

黑紅筆

尖兜禿

破硯台

滿塵土

籤筒兜

錢串種

竹竿子

不足數

卦盒子

糊着布

亂堆着

少頭的几本破書  
無尾

盤着腿

閉着目

兩眼睛

吃嗎呼

流鼻涕

一臉土

哈拉流

攔不住

装着睡

打假呼

招蒼蠅

往臉上撲

配着這趕成的連鬚鬍  
瓊亂馬嚼鎗

破道袍

補了補

不亞如

油蘸布

敞着懷

露胸膜

爛絲絛

攔不住

披撒開

好幾幅

結朒膝

一都魯

還拴着把半截子沒有嘴兜沙酒壺

這便是

王道士  
士的 訛人的真面目

貫弄玄虛  
的鬼話胡

王道士作勢裝腔哄的是愚俊鄉民誰知道這些愚民偏偏的深信他就裝瘋越說他真人不露像的真人他越作怪越說他是

警教人的法術每日裡人人圍繞箇箇觀瞻都把他那喝醉

了的酒醉話作着夢的胡言大家都牢牢緊記一傳十十傳百  
都說是迎禧觀有箇愛吃酒的醉道人是半仙之體因此他的  
外號就叫作王半仙相傳許久處處聞名每日間必有主意合  
該這一日剛擺上卦灘招了許多的人圍住王道士睜眼一看都是  
些家邊左右的游手好閑之輩雖不是什麼有妨碍的光棍潑皮  
却也是些沒什麼大進項的買賣主顧因此還把那兩隻酒燒透  
了通点紅的眼睛閉上仍然裝睡單等着那沒有會過面的生  
人到來好動他的生意誰知事逢湊巧周宅的老蒼頭便尋到此處  
仙老爺快些隨我去把妖精捉住

真可笑

蒼頭 揀起貪杯的老道

稍熱 開的人人都愕柯柯

分開眾人擠到裡邊就地兜把醉道人用力揀起說我的活神

這麼大的 失鬼  
年紀是冒

你看他

老 隆鍾鬚鬢皆白

幼 年青性情暴

到相是

情理 全無 是一隻愕鷺

似這等

聘請 高人 是伴斯文事

如何硬講大臃膊

眾人索賄性到底

王道士

醉眼朦朧把話說

大嚷道

我這 原是特等你  
打坐

鉄板數的 不可挪  
机緣定而

你家中

有必狠的急难事

定有人

不瘋顛定是病着

老蒼頭

首点答應寔在的是

小主人  
卧床不起染沉疴

王道士說

他那病症非而戲

睛不得

新落炕得日子多  
病的根源

蒼頭嚷道說更不錯

清明節

墳塋中  
遇見個女嬌娥

道士說一定是勞傷病

蒼頭說

骨瘦如柴看不得

這女子

至到而今辭不掉

由着他

明去夜來人人不覺

道士說他明明妖怪

蒼頭說

特來聘請把妖捉

道士說捉妖是一定容易

但只有

多少花消怕你捨不得





